

大隋王朝

曹策前◎著

大隋王朝
卷三

【卷三】

宫闱魅影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大隋王朝

曹策前◎著



大隋
王朝

【卷三】

宫闱魅影



人民
文学
出版社

大隋王朝

海月潭



中央
書局



目 录

第八十一回	仁寿宫落成数罪遭追责	左仆射支招一好遮百丑.....	1
第八十二回	仁寿宫皇后杨素始结盟	晋王府杨广张衡造命案	12
第八十三回	四王羽翼皆丰恣意滋事	太子事业有成乐极生悲	22
第八十四回	严冬里观凶象无事生非	除夕夜摆盛宴不欢而散	32
第八十五回	武侯一招不慎越抹越黑	元胄意外得宠愈说愈亲	42
第八十六回	姐弟骨肉情深重温童趣	父子心有灵犀共商国是	53
第八十七回	虞庆则心怀忐忑踏征途	赵什柱乔装打扮探空城	63
第八十八回	李贤自缢留书勿伤小民	司马进言恳求法不责众	73
第八十九回	憨太子虎落平阳遭臣戏	贼宦官跌入陷阱作奸佞	83
第九十回	武侯将平叛乱肃贪扶民	隋文帝信谗言卸磨杀驴	94
第九十一回	虞庆则遭诛杀疑中透疑	长孙晟入王府案里有案	105
第九十二回	秦王病入膏肓死不瞑目	长孙身陷漩涡激流勇退	117
第九十三回	总管府苏威由衷夸江南	楼船上杨广恣意说愿景	129
第九十四回	隋文帝晨练乘兴入榴园	尉迟女被幸无意取名份	140
第九十五回	尉迟女惨遭打杀激圣怒	独孤后将功折罪悦龙颜	151
第九十六回	听涛轩促膝交谈忧国是	仁寿宫禁卫森严隐奸佞	162
第九十七回	隋文帝震怒亲审两奸细	独孤后伤心方识白眼狼	172





第九十八回	枣园觥筹交错弹唱频传	宝殿空寂寞落怒从心起	183
第九十九回	独孤后病情反复惊无险	高仆射言语不当埋祸根	194
第一〇〇回	仆射当长史忍受窝囊气	晋王会宣华灌注孝顺汤	204
第一〇一回	征高丽屋漏偏逢连夜雨	觅敌情一招不慎满盘输	215
第一〇二回	众将士染时疫铍羽而归	左仆射蒙冤屈代人受过	225
第一〇三回	高仆射获罪朝廷折梁柱	长孙晟暗访书房吐实情	236
第一〇四回	晋王建寺一了恩师夙愿	郭衍修渠消除洪州水患	247
第一〇五回	皇后雪上加霜旧病复发	文帝春风得意喜添新欢	257
第一〇六回	龚御医说病情奇谈怪论	隋文帝解心结花言巧语	266
第一〇七回	太子直来直去怒揭真相	晋王假仁假义欲盖弥彰	276
第一〇八回	长孙临危受命荣立新功	染干惨遭洗劫浴火重生	286
第一〇九回	万岁重披战袍不负众望	杨素东宫传旨投石问路	295
第一一〇回	杨素作俑元旻直谏遭诛	袁充进言文帝一锤定音	305
第一一一回	阴险晋王梦想果然成真	一代名将寿终不得正寝	315
第一一二回	文帝着眼未来欲更年号	太子重温往事再言志向	326
第一一三回	瑞雪兆吉祥迎来仁寿年	科考起风波重归北周路	336
第一一四回	太子左躲右闪险遭暗算	独孤花言巧语轻取益州	346
第一一五回	杨秀犯错太子落井下石	文帝下诏蜀王遂成庶人	356
第一一六回	独孤后油干灯息终谢世	杨仆射巧言令色造墓园	365
第一一七回	素造陵死人无数遭揭露	帝有恙御医问诊出症候	375
第一一八回	出意外太子磨刀防不测	惹众怒仆射无奈入冷宫	385
第一一九回	文帝罹患顽症自知不治	太子奉诏侍疾坐等继位	395
第一二〇回	太子无礼转瞬骤起风云	文帝晏驾死因扑朔迷离	406

第八十一回

仁寿宫落成数罪遭追责 左仆射支招一好遮百丑

开皇十五年初，隋文帝东巡封禅泰山。此一庞大阵容，绝不亚于他初登帝位时，巡游岐州之气派。不过，在诸多开国老臣中，却有两个重要人物出缺。一位是曾任内史令的李德林。他因事获罪，被贬至怀州任刺史。一年多后，六十一岁的李德林，死于怀州任上。另一位则是新近晋升右仆射的杨素。当皇上率领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朝泰山进发时，杨素则于距大兴城三百里外的岐州麟游县西西山督造仁寿宫。

仁寿宫，乃一皇家休闲避暑行宫。为建此宫，隋文帝从动念到开工反反复复犹豫过好几年。平陈战中，文帝虽未亲临战场，但深居大兴宫中的皇上，为调度千军万马，殚精竭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待到建康城破，活捉了南陈皇帝陈叔宝，他又因过度兴奋，分外伤神。及至大军凯旋，文帝亲临骊山脚下，迎接功臣、名将，并为他们举行一场又一场庆功盛宴，已是心劳力竭，头晕目眩。御医在为皇上下药的同时，一再叩请其抛开政务，静心养息一段时日。于是，有的大臣就说，皇上若在大兴宫中将息，只要听到一丁点啥动静，就会闲不住的。因而建议文帝找个远些的清静处所，眼不见，耳不闻，方能安安心心达到休养目的。这样，文帝就想起曾住过一夜的、坐落于岐州山间、为北周所建的那座岐州行宫。

不料，黄门侍郎元岩立即说：“那处所不好。”





“为啥？”文帝道，“朕看，那地方不仅十分幽静，且距大兴城不是太远，万一真有甚急事，好联络。”

文帝惦记的还是政务。

作为黄门侍郎的元岩曾陪文帝三访岐州，对那地方摸得很熟。他说：“岐州行宫清凉、幽静，上山的路亦较平缓，此都是没得说的。不过，一是离岐州城太近，圣上一上山，城内官员立马就知晓了。那地方的官员和乡绅与圣上熟识，他们一来二往登山问候，不是就不清静了吗？再就是那座岐州宫太过狭促，圣上去了，住个三日五日，还马马虎虎，若需多住一些时日，就没伸腿走动余地，必感无趣。”

思来想去之后，在独孤皇后的陪同下，终于还是就近去了醴泉宫。

文帝在平陈之前，精力丰沛，日理万机，根本无休息一说，所以，对避不避暑，到啥地方去避暑，根本无暇顾及，亦没空闲光顾。而今，南北终于统一，一了平生心愿。再者，毕竟已介天命之龄，年岁不饶人，这才有了歇口气、休养一下的想法。

醴泉宫，又名甘泉宫，宫内因有一眼甘甜清冽之泉水而得名。此泉不管春夏秋冬、从古而今，泉水源源涌出，从不断流；宫之周遭古木参天，环境清幽。但因是前朝遗留之旧宫，虽经整修，却难尽掩残缺之痕迹。

文帝上山进宫后，顿觉神清气爽，一身轻松。而独孤皇后只要看到某一不显眼之院落有破损残缺处，即大发牢骚，弄得宫监心惊胆战。因皇上在此休息，又不敢立即派匠人进宫修缮。

几日后，连一贯不事铺张的皇上，亦看出宫中一些不堪入目的残破处，这才在皇后一再唠叨下，萌生出再造一座行宫的念头。可是，未等此念提到议事日程，江南已发叛乱。直至开皇十三年初，江南叛乱不仅得到平息，而且，还得到初步治理。此时，举国上下，已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于是，文帝重建一座新离宫之想法，在一干重臣的力奏下，终于付诸实施。文帝钦点，由平陈和平叛功臣杨素来主理此项工程。

在文帝眼中，左仆射高颎为人处世沉稳，右仆射杨素则果断与雷厉风行。所以，此次，他让杨素出马监造仁寿宫，实是指望他能速战速决，使自己早日有一心怡的休闲去处。



杨素则果然不负文帝期望。当皇上一行顶风冒雪，一路舟车劳顿，封禅泰山，返回京师之际，杨素从仁寿宫工地赶回，在大兴城外恭迎御驾，并把仁寿宫即将竣工之信息，奏知了圣上。

文帝闻言，没动声色，转而授意左仆射高颀组织一帮人马，前往查验。因为，在此之前，文帝已有耳闻，仁寿宫造得极尽奢华，死人无数，且耗资甚巨。他因而叮嘱高颀要将此三事核查清楚。

高颀稍一默算，仁寿宫自开皇十三年春动工始，至今已整两年。而且，其间调集之民工、耗费之财力、所用之时间，皆远超出他当年兴建大兴宫之用度，确是有点不可思议。

待高颀等验收大员乘车、骑马出了京师，便渐渐看出此宫造得确实非比寻常。其一行人开始走的是驿道，还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可当他们从驿道拐入那条直通仁寿宫的专用道时，众人之眼神则一个个都瞪圆了！因为呈现于他们眼前的是一条铺着山沙、笔直、远比驿道宽阔的大路；路面因地势虽略有起伏，但却十分平整；路之两侧，每隔一定距离，皆种植花草树木。时值早春，树未发芽，远远看去，路与树皆不见尽头。大兴城的周遭，水系纵横，是一片农耕发达的关中平原。再稍一远去，则是一片多山之丘陵地。因此，在高低起伏的山野间，光整出这么一条宽阔的三百里长的路来，就是一项不小的工程。

高颀率性不乘车了，而与侍卫和一般官员一样，改为骑马。行不多远，即见主干道的右侧有一略窄之岔路，岔路尽头的依山傍水处，竖着一幢绿瓦黄墙、造型别致的楼宇。高颀一愣，心想：是谁，竟把自己的庄园建在了皇上的过道旁？他于是用鞭朝那楼一指，说：“去那儿看看。”

当其一行靠近那屋时，从门里走出几名身着皇家禁军制服的侍卫。当互相知道对方身份后，侍卫才叫进门。此座殿宇取名藕香居，是供皇上去仁寿宫时中途歇足、小憩之处所。一问方知，从京师到仁寿宫三百里的路段上，共设二十四座这样的歇息处，每座式样不同，名称各异。

是夜，高颀一行人住于其间一座名叫留芳斋的路边行宫中。

次日，天刚见亮，高颀等就早早上路了。大兴距仁寿宫约三百里，乘车为二日行程。昨日，一行人看似走马观景，实是考查，行得慢了点，今日要赶路，所以，起得特别早。路还是那么宽，那么平整，可越往山里走，倒毙于路边的民



役便渐次增多……渐渐地,就像经历过一次大战,所到路边,皆现弃尸。经过询问,方知:这些民役是因病,允许他们回家,走着走着,就死在了路上。坐于车中的高颀,见此,心里沉甸甸的。他想:那么,在建筑工地上,或民役居住的营房中,死人的事,就更可想而知了。

高颀等一行人在路边又一行宫中用过午膳,重又上路。当众人终于进入西西山,远远望见云蒸霞蔚间一片气势恢宏的殿宇时,个个一扫路途晦气,都勒马赞叹起来。

其实,选址时,众人皆知文帝属意岐州。高颀即与工部尚书和庾季才等一众风水师数度往返于此一带山区。其时,该处仅为一片奇峰峻岭,杳无人迹。风水大师看了皆说:好风水!而有关官员却认为:风景虽好,就是太没人气了。

曾与高颀搭档建造大兴城的宇文恺则反驳道:“目下一片青山绿水,看似差点人气。待到宫廷殿宇建成,侍卫、太监、宫女少得了吗?他们一到位,就有人气了嘛。再等皇上驾临,王气毕显!此处之山水楼台,更会生灵活现,而致气象万千!”

众人一想,有道理。几起几落的选址之争,亦才尘埃落定。

历经两年建成的仁寿宫,为奇峰环抱。尤为可贵的是,宫内宫外,林秀木葱,宫内的大小殿宇,亭台楼榭,皆依山势高低起伏,参差错落,从而使人工建造之物事,与野外生成之林木、山石,水乳交融,浑然天成。当众人踏入器宇轩昂的玄武门时,且见宫苑内,亦是山中有山,水中有水,且那水,还是飞流直下或流动之活水。在此山与水之间,奇花异木,遍植其间。宫中,较有名的殿宇有:大宝、丹霄、延福等数座大殿,而独门独户之小宫苑则数不胜数。除此而外,宫中有宫,在仁寿宫的东边,还有一座自成一体的太子宫。此外,宫内还建有朝堂、佛寺和供游玩观赏之玉女泉、三善谷、冷泉谷、东台山池、山第……等。

主持此宫设计和建造者,自然还是宇文恺。而当高颀等一行人进入仁寿宫时,他正忙进忙出,指挥工匠进行一些细微修饰和做一些小桥呀,花坛呀等配套收尾小工程。

一直身处深山和工地的宇文恺见到仆射自是分外欢欣。

寒暄之后,高颀被迎进一间殿宇坐定,即问宇文恺:“此宫之殿堂造得虽比大兴宫讲究,而其整体规模和殿宇数量,却比大兴宫还是要少许多,为何干



了两年,花费甚巨,才见分晓?”

“彼一时,此一时,情势不一样咧。”

“有啥不一样?”

“建造大兴宫时,皇上崇尚节俭,高仆射亦处处提醒不要铺张,许多物料都是拆了旧宫,修补一下用于建新宫的。既省事,又省钱,当然快得多。而今,用的全是新料。举个例子讲吧,从山里开采一块石料,就地打造成坯,运到工地,又要再行雕琢一番,才能镶嵌到殿宇中来。木料更是如此,新近砍伐的不行。这些陈年大料,皆是从全国各地征集购买,再运到此山中的,然后,还要一一按尺寸成型后,方能构建到殿宇中去,最后还要在其上雕龙画凤,描金上漆……请仆射大人想想,仅这么一块石材、一段木料,就要花去多少工夫和钱财?”

“是呀,是呀……”高颀心中最大的疑惑,顿时消减了大半!所用全是新料,那么,消耗之资财、人力和时日,自然都多得多。况且,他们还在荒山野岭中铺了那么长、那么宽、那么平整的一条山路,建了二十四座行宫,仅此一附属工程,又要花去巨大人力物力。高颀进而一想:以圣上对杨素一贯之信任和喜爱,绝不是要责罚他,而是要以审核借此向所有诟病者,作一明白交代。

不过,尽管如此,并不等于杨素就毫无问题,无懈可击。高颀于是道:“宇文大匠呢,你该明白,圣上一生奉行节俭。当年咱营造大兴宫,就是秉持此一原则的。可到末了,圣上还是责怪咱太事铺张。而如今,你把此宫弄得这般富丽堂皇。咱都不知,圣上见了,将会作何想和作何处置了。”

“就是呢!”宇文恺忧心忡忡地说,“此乃就叫:‘一个道士一个法’咧!高仆射主事,处处从简;而今主事者乃杨仆射,他讲究的是舒适和豪华。他一再叮嘱咱,不要小家子气,要咱将平生之巧思都施展其上。还说,圣上劳苦功高一辈子,也该享点清福了。”

高颀听后直摇头,不无担心地问:“圣上已闻,工地上死了不少人,是么?咱一路上亦见有民役倒毙于道旁。”

“是呢。”宇文恺不敢隐瞒,如实道,“您当年建造大兴宫,十分体恤民力,还是有人病死、累死、冻死。而今的杨仆射,是行兵打仗之大将军,视人命如草芥。工地上,尤其是冬、夏季节,于寒天酷暑之中,几乎每日都有一拨一拨人死





去，真可谓惨不忍睹！”

“哦……”高颖的脸色凝重起来，“死去的那些人呢？”

“都丢弃到山谷中了。有的只是病重不能劳作，亦被遗弃，并为山石和泥土所掩埋。”

一时之间，大厅里本来热烈的场面，即阒无声息了。高颖想：刚才自己才稍稍松了一口气，以为耗资甚巨、费时过长，皆情有可原，可勉强向皇上解释得通。没想到真的死了许多人，此咋说的过去呢！

接着，高颖在宇文恺的带领和解述中，率一众官员对仁寿宫的每一处所，进行了三日验收检查。高颖只看只听，言语则一日比一日少，而其随从们见仆射气象不佳，则更是沉默不语。

高颖走南闯北，所到之处不算少，所见之古今建筑亦不少。但，在他看来，没一处是能与这座仁寿宫相比拟的。就拿建康城中陈叔宝所住之“三阁”相比吧，其处处镶金嵌玉，用沉香木建成，此只能说是极尽奢华！那阁楼太高，虽奇伟，而上下却极不方便，住在其间，并不舒适。仁寿宫体现的则是，虽富丽堂皇，又极尽舒适。尤其是炎炎夏日，因地势高峻，并为参天林木所覆盖，是极佳之避暑胜地。高颖因而想：那些传说中之仙境，亦莫过如此吧！此宫既体现了宇文恺巧夺天工的才智，更显示了杨素求全、爱美、会享受的独到眼光！可愈是这样，圣上那一关则更不好过呢！圣上是个特别顾忌他人如何看待和评价自己的君主，他能心安理得地居住其间吗！而今，生米已成熟饭，圣上如若不依，咋办哩？此可不是一幅画，一块匾，未合心意，可修可改，甚或可以摘除，弃之不用。将仁寿宫推倒重来？不可行！圣上一怒，不来享用？亦不可！浪费的还是民脂民膏，且还搭上了无数条人命！

到第三日之夜里，终于沉不住气的宇文恺来到高颖房间，“扑通”跪在其脚下，说：“请仆射大人再救下官一命！”

此前，宇文恺已先后两次险遭不测。第一次是北周末年，身为大丞相的杨坚，要将宇文家族斩尽杀绝，其中就牵连到宇文恺，因他亦姓宇文，并受皇家重用；第二次是开皇二年，宇文恺之胞兄宇文忻参与梁士彦、刘昉谋反，被斩，他受此案件的牵连。当时，宇文恺正以副监身份参与大兴宫营建。这两次有可能处斩或流放到边地的厄运，都是高颖亲自作保，方免受惩处。



“别这样，别这样……”高颖慌忙将宇文恺扶起，说，“咱知你处境艰危。其实，仁寿宫建得如此豪华，本官亦难辞其咎哩！咱虽未直接主理此项工程，但身为左仆射，圣上如若追究，亦同样有责。今夜，你如不来我处，咱亦会派人去找你过来的。”

“若以仆射之见，如何方能使圣上不兴师问罪呢？”

“几日来，咱也一直在琢磨此事。”高颖说，“想来想去，没别的法子，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了。”

宇文恺当然明白，这“解铃和系铃之人”，指的就是杨素，他是本工程的总监，于是道：“可杨仆射不在此处，他回京师去了哩。”

“咱知道。”高颖说，“这样吧，咱写一信给杨仆射，你派一可靠的人今夜火速送去，余下之事就由咱与杨仆射商量解决。”

“这没问题！”

又过一日，高颖等一行人终于结束了对仁寿宫的验收。末了，高颖指示宇文恺，说：“一些收尾事宜，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是时，宇文恺方小心翼翼地征询道：“高仆射等诸位大人连日操劳，今夜下官欲置薄酒，聊作饯行，不知当否？”

高颖顿了一下，说：“不合时宜呐，酒就免了吧，各席加两个菜，意思一下算了。千万不能节外生枝，弄巧成拙！”

宇文恺会意地点了点头。

次日清晨，高颖等一行即早早启程。他们在途中一行宫用过午膳，再次登程，直到天渐暗时，高颖方说：“这样吧，咱今夜仍在留芳斋中留宿，正好走了一半路程。”

说巧也巧，正当此一行人欲进留芳斋时，迎面奔来一众人马，而且，为首一位坐的马车，竟与高颖座驾相类。高颖先下马车，随即从对方车中下来的竟是右仆射杨素。左、右二仆射不期“邂逅”，自是分外高兴。杨素说，是去仁寿宫看看收尾工作进行得如何了。他近期一直在京师选拔、培训准备入住仁寿宫的宦官、太监和宫女们。

两拨人马同时进入留芳斋后，用完晚膳，各自回房息歇。杨素便顺理成章地来到高颖房中串门。



关上门后，高颀即道：“公是否知晓，咱请你来此相会，意欲何为？”

杨素面色凝重，点头说：“咱已在京师听到风声，圣上对仁寿宫之奢华颇有微词，朝中甚至还有官员猜疑，咱有贪污。”

“圣上岂止是嫌过于奢华。他还听说赶工期间滥用民力，死人不少，这才派咱前来验收、并核查有关情况的。咱此次在仁寿宫里看到的和听到的，皆比咱原先估计得更严重，所以，才把你请到此处。否则，待咱进入京师，恐连打个照面的机会都没了。”

“那为啥？”

“咱回京师不先向圣上禀报情况，就径直往仁寿宫总监家中，圣上知道了，那咱俩都脱不了干系哩！”

聪明一世的杨素，即刻方寸大乱，冷汗从额上沁了出来：“此事，只有拜……拜托高……高仆射了……”

高颀摇头说：“纸可包不住火嘞。你想让咱替你掩盖事实，岂不更糟！此宫是为圣上所造，他一入住，啥事不都一目了然了？况且，他仅在大兴宫中就有诸多耳闻，咱咋能胡说八道为你作掩盖？”

“那咋办？”杨素此时彻底傻眼了。他唠唠叨叨道，“咱原本是一片好心呐！此十余年来，圣上为社稷殚精竭虑，而今，南北统一，又到泰山封禅，一了平生夙愿。目下，年事也渐渐高了，应歇口气享享清福啦！所以，咱才想把此宫造得好一些，漂亮一些，让圣上舒舒服服安享太平盛世。”

“对，对！此话说得好！不过，你解释给咱听，则毫无益处。”

杨素以为高颀的话是揶揄自己的，所以，没好气地道：“公说咱的话说得好，又道说给你听没有用，那你要咱咋办？”

高颀拊掌道：“嗨！你赶紧回京师去，把这番话说与皇后听，兴许有救！此正是咱请公到此相会的目的。”

杨素这才恍然大悟，眼前一亮，问：“你肯定？”

“包票不能打。”高颀说，“咱思前想后，唯此一途。有用没用，就这一线希望了。皇后如对仁寿宫有期待，她说好，皇上再咋埋三怨四，顶多亦只是雷声大雨点小。”

.....



四更时分，杨素即起身催促留芳斋厨子造饭。饭毕，他立命一众扈从继续前往仁寿宫，自己则带两名侍卫调转马头直奔京师去了。

待高颀一行起床时，杨素人马已无踪影。

却说，杨素骑马一路狂奔，午时过后不久，即入京师。他连家都未回，一口水都未喝，便沿大兴宫之宫墙绕到北门，向城门领通报说，要面见皇后。守门官兵当然都认识杨素，立即就有人前去禀知了独孤皇后。

十五年前，文帝尚未登基，杨素作为杨家的本家兄弟，对皇后亦以嫂子相称，两家往来频密。而自文帝登基始，两家已是君臣关系，私下往来就没先前那么方便。杨素至后宫门口，这么去拜见皇后，可说还是绝无仅有的第一次，显为不同寻常之举。

不过，独孤皇后对这位昔日常来常往的本家弟兄，印象一直不错。她没迟疑，立即就在门侧之会见厅中面见了杨素。

待杨素行过跪礼起身后，皇后见他一身一脸尘土，于是惊问道：“汝是从哪里来的哟？咋成这模样？”

“禀告皇后，臣下刚从仁寿宫归来。”

“噢？”皇后笑逐颜开地道，“莫非是来禀告仁寿宫可以入住之喜讯儿的？不瞒你说，咱早就想去瞧瞧，只因路远，方未成行。”

“不远，不远。一条直通大路，二日即可到达。”杨素接着一口气把为皇上、皇后建造仁寿宫的一番诚意，如竹筒倒豆般“噼噼啪啪”讲说出来。

“行！”独孤皇后听得心花怒放，立即表态说，“公别先说得一千个好！咱要眼见为实，方能算数。这样吧，待咱与皇上商量过后，择个吉日，咱随皇上一同前往瞧瞧。好呢，就多住几日，若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圣上可会拿你是问的。”

“行，行！”杨素呷了一口宫女送上的茶，心中块垒，随之消化于无。

再说，高颀从留芳斋出发，按部就班地赶了一日路，天黑方回京师。次日上朝，他怀着忐忑的心情，出班欲向皇上奏报仁寿宫事。

不料，文帝看他一眼，即问：“公是从仁寿宫回来的吧？”

高颀回答说：“是。”

“汝别忙。”文帝说，“昨日，皇后已闻仁寿宫即将完工，她想前往看看。有关之事，待朕和皇后看过后，公再说检查情形。行么？”

“行！”高颀闻言，长出了一口气，乃退回到一千大臣之中。而他身侧站立的正是右仆射杨素。他俩对视了一眼，一切尽在不言中。

数日后，左仆射高颀陪同皇上和皇后从京师出发前往仁寿宫，而先行之杨素则与宇文恺在仁寿宫恭候着。

此时，仁寿宫外值守之禁卫军，宫内各殿之宦官、太监、宫女等等数千众，皆已各就各位。新落成的仁寿宫，以金碧辉煌之雄伟姿态，迎接皇上和皇后的到来！

文帝和皇后在仁寿宫门前分别下车时，门里门外跪着大片身着各色崭新制服、霓裳之男女。

文帝神清气爽，满面笑容，面对臣下、侍从，虚抬双手道：“都起来吧！”

最先起身的是杨素，接着是他的贴身侍卫，直到前面跪着的人陆续起身后，胆小的宇文恺才从地上爬起，并躲在了众人身后。

皇上、皇后，另外还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在两位仆射一左一右的陪同下，边走边看宫内各殿和苑中各景。皇上持重少语，偶尔与身边的高颀低语几句；皇后则边走边一迭连声，对所建物事赞不绝口；而跟在皇后身边的小女子，兴致更高，这摸摸，那瞧瞧，还不时与皇后耳语、说笑，亲昵之状，竟如一对母女。

杨素甚为纳闷，不知其女是何身份。皇后见他面显疑惑之状，笑着介绍道：“公不识她？她就是晋王之萧妃嘛。”

“哦，知道，知道。”杨素释然说，“王妃，当年还是下官去江陵迎接回大兴宫的！那时，王妃还很小呐。”

“就是嘞。”皇后笑道，“广儿朝觐泰山后，直接回江都了。咱把王妃留下来伴咱住些时。”

帝、后一行，谈笑风生，巡幸了许多处所，方返回到仁寿宫的大宝殿中。此是帝、后起居的主殿。



文帝赐左、右仆射就座后，独孤后开口即道：“早闻仁寿宫建得不错，今日百闻不如一见。杨仆射这事儿办得漂亮，体恤皇上与孤家。而今，皇上和咱年岁渐长，确需一休息好去处。”

文帝一路虽经车马劳顿，但久处深宫之人，一旦来到此异峰奇景之中，心情亦是出奇的好。皇后对仁寿宫的建设既已定调，皇上即使是金口玉言，亦不好再唱反腔了。他于是乘兴宣布，赏赐杨素一百万缗，锦绢三千段。

杨素受宠若惊，起身下跪拜谢，谢过皇上又谢皇后。杨素大喜之余，倏地想起弟弟杨约曾经说过，皇后特别偏爱晋王杨广，看到皇后身边的晋王妃后，顿觉此言不虚！他想：日后只要倚住皇后此一靠山，何愁不能飞黄腾达！

而此时，文帝则忽觉少了一人。他环顾左右，不见其影。于是问：“宇文恺呢？此仁寿宫不也是他之巧思吗？”

“是，是。”左仆射高颍随声附和着，并吩咐身边宦官说，“快去把副监叫来，皇上要见他。”

不知底里的宇文恺，战战兢兢地步入殿中，跪下请罪：“臣下罪该万死！”

“卿何罪之有？”文帝笑道，“朕记得昨夜入住的行宫叫留芳斋。朕看汝造之大兴宫和此仁寿宫，皆可与卿之名留芳于世了。”

文帝高兴，随即宣布，赏赐宇文恺五十万缗，锦绢一千五百段。